脞议古典文献中的“葭灰”

颜晨馨
镇江市图书馆 江苏 镇江 212001

摘 要
“葭灰”是初生的芦苇燃烧冷却后的余末。它在古时用作占测节候，也是我国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典故。兹从词义的辨析、“葭灰”的功用、使用芦苇的缘由、典型诗文例句的赏析这四个方面，脞议古典文献中的“葭灰”。

关键词
葭灰 古典文献 典故

Abstract
“Jia Hui” refers to ashes of the nascent reed after burning and cooling, which is not only used to predict solar terms in ancient China, but also a classical allusion with high frequency in the literatures.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look into “Jia Hui” i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the function of “Jia Hui”, the reasons for using reed,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examples from typical poems and proses.

Keywords
“Jia Hui” ; The classic literatures ;Allusive expressions

1 “葭灰”词义辨

笔者工作中翻阅馆藏《榕城岁时记》时发现，有一条目颇有意趣：

《鼎志》：“冬至舂米粉为丸，以荐祖考。”陈芳蕤《搓圆》诗：“匆匆岁序成吾老，葭灰欲动风光好。四邻砧杵响舂声，纱笼飏飏雪花轻。呼童剪纸张筲箕，今岁颇喜天晴明。茅堂扫净重门闭，声声爆竹催春意。洗妆新妇出洞房，厨门浅立汤初沸。双垂玉手整金钿，烛花漾漾摇鬓翠。沉香一缕凌紫霞，炉烟烛影相交加。盘中鬃箸亲陈列，丹桔斜插报春花。稚男更衣堂前戏，幼女无知催早睡。老妻搓手缀珠丸，也爱团圆凭粉腻。狂歌大笑共妻孥，年年此夕君须记。瓦盆红火尚温存，寒气袭衣霜满砌。侍儿检毡好安眠，明朝早起迎冬至。”[1]

清代咸丰年间闽县戴成芬纂辑的笔记文集《榕城岁时记》，不仅涵盖了福州一地的岁时节令、风物习俗，更是征引了一些当地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作因而得以保存，不至于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陈芳蕤的《搓圆》诗即为一例。诗题“搓圆”指的就是包汤圆。与北方吃饺子过冬至不同，吃汤圆是福建一带的冬至习俗。陈氏《搓圆》诗勾勒了冬至前夕的福州百姓聚在家中，舂米为粉，齐包汤圆，共迎冬至的节日图景。

全诗语言朴实，读来明白晓畅，唯有第二句“葭灰欲动风光好”中“葭灰”一词，要费些周章辨明词义。葭即芦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中“蒹”、“葭”二字均指芦苇，那葭与蒹、苇定有细微差别，否则古人不会费事造出这些不同的字来指称同一事物。《说文解字》定义为：“葭，苇之未秀者，从艸，叚声。”[2] 原来葭是初生的芦苇，还未长成。“葭”、“灰”二字连在一起即表示初生之芦苇燃烧冷却后的余末。

2 “葭灰”的功用

这“葭灰”有何用处呢？它可不仅仅是普通的燃料灰烬，而是另有妙用。《后汉书·律历志》云：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3]

律，指律管。我们的先辈把历法和乐律联系起来，依照《礼记·月令》，一年十二月正好与十二律相应，所以验测月份之管有“律管”之称。葭莩，即葭茎中的薄薄一层内膜。古人占节候，烧制葭茎内膜之灰置律管中，存密室内。他们相信节候变换则气至，与之相应的律管中的葭灰即自行飞出，以示节候已至，此谓“葭灰占律”，即葭灰候气法。然而对于此候气法，历史上疑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在其著作《类经附翼》中曾进行记录，囿于篇幅，现抄录部分原文如下：

候气之说，古之所无，埋管飞灰以候十二月之气，不经之谈也，学者惑之久矣。自宋元以来，诸儒皆未尝辨论。近赖本朝二三儒臣，渐得辨明，今采其略，以解后世之疑，或有不无少补者。按王氏《家藏集》曰：“天地之气，有升有降。天气降，地气升，则达而为阳；天气升，地气降，则闭而为阴。时之寒暑其气也，日之进退其机也，气无微不入者也，达即不可御矣，岂拘拘于九寸之间哉？岂胶固留滞于方寸之差而月余始达以应耶？若曰夏至以前阳律应，冬至以前阴律应，是一岁之中，阴阳皆上升而不下降矣，天下古今，安有是理？故曰谬幽之说也。”又按刘氏《乐经元义》曰：“六律为阳，阳数九而始于子，故黄钟象阳，以次而短，至无射而极；六吕为阴，阴数六而始于未，故林钟像阴，以次而短，至仲吕而极。此十二律取象取义于十二月之微旨也。后世既不识《月令》肇造之原，又不识圣王造律简易之心，遂以十二律为神物，真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及考其法，皆极为不通，然后知其非圣人之制也。夫一岁之气，有升有降，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为阴，秋冬之事也，升者上，降者下，埋管于地，将谁候乎？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畅达而为阳，春夏之事也，氤氲两间，发育万物，地下无气不可候矣，气无微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飞则皆飞，不飞则皆不飞。若曰冬至动黄钟，夏至动蕤宾，其余皆以辰位应动不爽，是气为有知，择管而入，管为有知，择气而施，天下古今有是理乎？其说始于张苍定律，推五胜之法，京房、刘歆又傅会以五行幽谬之术，大叛于先王之教也。”又按何氏《乐律管见》曰：“律吕本为正五音而设，候气其用之一端耳。或问：古有十二律管候气之法，其理何如？曰：此相传之讹也。候气止用黄钟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气，余月则否。何以知之？盖古法占候，恒在岁始，冬至盖阳生之始也，气在地中，且无形可见，故以黄钟之管候之。当冬至之日，气至灰飞，则气节相应，是为和平；若气至灰飞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后，则为太过不及，于是乎有占，与冬至登台望云物以占吉凶，盖同一意也。若谓余月皆候，则丑月阳气未出地中，候之犹可；寅月以后，阳月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况午月以后，阳气皆自上降下，又安有飞灰之理？然则谓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气者非也，其为相传之谬无疑矣。”[4]

其实《后汉书》中提及的“气”无论上涌或下降，波动时会释放出相应的能量。由现代科学可知有“共振”一说，比如乐器的音响共振等，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其中一个发生振动时，另一个物体也会随之发生振动。古人的这种占测节候之法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共振有着共通之处。月份变换之际，能量放射的瞬间，相应的律管受到振动，管中的葭灰则会自行飞动以示节候。且每月释放能量程度不尽相同，故与之对应的律管长短不一，这样才能避免十二律管皆飞灰的局面，以葭灰占节候才有其实现的可能。

葭灰占律在我国官方司天机构沿用了上千年，直到清代康熙“历狱”之争后，此候气法被废止[5]。但是“葭灰”作为古典文献中的典故、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3 芦苇被青睐的缘由

古人为什么独独用芦苇内膜烧制的灰以测节候？细说起来草木之灰在古人的生活中其实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例如藜灰、豆秸灰，常常用作冬天取暖火炉内的炉灰，这种炉灰是专门制作的一种灰，主要用来控制火势。用大量的炉灰盖住火炉中的炭并留有一定的孔隙，使其一直燃烧而不致熄灭，这样在寒凉的夜晚方便入睡，以免时时爬起来添加炭块。有白居易《郭虚舟相访》诗为证："朝暖就南轩，暮寒归后屋。晚酌一两杯，夜棋三数局。寒灰埋暗火，晓焰凝残烛。不嫌贫冷人，时来同一宿。"[6] 至于为何用藜或豆秸烧制的灰以作炉灰，其它普通薪柴的残烬则弃之不用，很有可能一是因为藜、豆秸与普通薪柴一样，取材方便，适应大量使用的需要，二是与古人的审美情趣有关。藜灰、豆秸灰色泽洁白，较普通薪柴之灰更具美观度，陆游《雨中睡起》一诗写道："磔磔寒禽无定栖，纤纤小雨欲成泥。松鸣汤鼎茶初熟，雪积炉灰火渐低。一气推移均野马，百年蒙覆等醯鸡。青山黄叶兰亭路，忆唤邻翁共架犁。"[7] "雪积炉灰火渐低"，不是在写雪入火炉，而是言明炉灰似雪一般洁白细腻。由这炉灰我们可以窥见古人生活的一角，也可以得知古人对生活方式的一种坚持。既然炉灰都得用特定的原料来制作，那么以芦苇内膜之灰占测月份，也必定有其缘由。

笔者推测大致有以下理由：首先，芦苇遍布全国，通常生于池沼、河边、湖畔，大片生长形成芦苇荡，这就为大量采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方便易取。便于取材，当是我们先辈选取材料的第一要务。

其次，芦苇在古时有辟邪之用，用芦苇制成的绳索即"苇索""苇茭"，被当作辟邪灵物，《风俗通义·祀典·桃梗苇茭画虎》有记载：

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8]

按照《后汉书·律历志》的说法，古人占节候，密室

须得三重，并涂上献祭的牲畜的血，布满赤黄色的丝织品，另设木案以供律管，这一切仪礼庄重、肖似祭祀的行为，也决定了作为占测节候的主角的灰，其原材料必定有其特殊之处。古人相信芦苇可以辟邪，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初生的芦苇内膜足够嫩而轻薄，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其他厚重的草木制成的灰反应不够灵敏，无法满足占节候的要求。芦苇内膜本就灵敏到可以用作笛子的振动膜，称为"笛膜"[9]。二者原理相近，都可看作是共振的运用。

4 古代诗文中的"葭灰"

葭灰本是用来占测节候，在诗文创作中则成为一种典故，以表示气候变换。《搓圆》诗中的"葭灰欲动风光好"即用"葭灰欲动"代指冬至即至。追溯回唐代，杜甫《小至》诗曰：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10]

诗题"小至"，是冬至的前一天（一说后一天）。对

应律管中的葭灰飞动，表示冬至到来，白昼延长，绣女刺绣时也要相应添线。冬至乃阳生之始，阳气渐生，春之气息也在孕育。韩愈《忆昨行和张十一》首句云：“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11]，“吹灰”，指葭灰吹动。“夹钟”是十二律之一，对应的是仲春之月，即阴历二月，诗句传达的意思就是诗人想起了二月的时候。借葭灰飞动表达对时序变迁的感叹，这样的例子在诗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如韦庄的《铜仪》诗这样写道：“铜仪一夜变葭灰，暖律还吹岭上梅。”[12] 又如韩偓《冬至夜作》“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13]，都是在用葭灰飞动来表达阳气萌发的喜悦。王起《取榆火赋》云：“候葭灰之所应，取榆火之有常。”[14] 葭灰飞动，节令变换，表示又到了改用榆木取火的时候了。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也有用错典故的时候，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闰月》云：“帝重光，年重时，七十二候回环推，天官玉琯灰剩飞。今岁何长来岁迟，王母移桃献天子，羲氏和氏迂龙辔。”[15] 南宋史绳祖在其著作《学斋占毕》中这样评价：

唐人作诗虽巧丽，然直有不晓义理而浅陋可笑者。如李贺《十二月词》，又有《闰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宫葭琯灰剩飞”，是以闰通为十三个月也。不知葭灰之飞，每月只是一次，而闰无中气，虽置闰之年，亦只是十二个月二十四气节候，无十三个月气候之理。今官历自可见。灰琯岂有剩飞一月之理乎？姑举其一，如是者甚多也。[16]

李贺误把闰月当作第十三个月，史绳祖指出，在占测节候中，葭灰飞动每月只有一次，而闰月无中气，有闰月的年份，依旧是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不存在十三个月的气候，故葭灰没有多飞一个月的道理。

随着历史的推进，词语的引申义逐渐增多，“葭灰”一词，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表达对时序变迁的感叹，而有了更深层的涵义，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如北宋吴则礼《满庭芳·立春》云：“声促铜壶，灰飞玉琯，梦惊偷换年华。”[17] 此谓立春节到，词人惊觉年华暗换，有如大梦初醒。再如元代陈高《冬日夜梦中得句因续成之》诗曰：“今日冬至阳使回，客中无赖废持杯。乾坤万里风尘满，南北何时道路开。白发频添随绣线，壮心都冷类葭灰。中兴早看云台筑，老去何妨卧草莱。”[18] 诗人在葭灰飞舞的岁月变换中，壮志未酬，丹心已冷，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又如钱谦益《答王于一秀才论文书》：“仆老且倦，归心空门，喉吻痒痒然，牙齿搰搰然，不自禁其葭灰将吹，冰鱼欲涣也。”[19] 作者虽已至暮年，但通过与年轻后生的一番书信往来，就好比那即将解冻的冰下之鱼一般，再度焕发了生机。

此外，由“葭灰”衍生开去，许多词语都可以表达与之相同、相近的意思。“灰”与“律”或“管（琯）”连用，借候验节气变化的器具以喻时序、节候，如方干《早春》诗：“正气才随灰律变，残寒便被柳条欺。”[20] 梅尧臣《和十一月八日圃人献小桃花》之二：“丹艳已先灰管动，不由人力与栽培。”[21]“灰”与“燧火”之“燧”连用，比喻年岁易改。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遭太夫人忧，苫草坟茔，以终灰燧，形骸毁瘠，逾于丧礼。”[22] 至于“惊灰”“冬灰”“候灰”，也可代替“葭灰”运用在诗文里。鲍照《在江陵叹年伤老》：“节如惊灰异，零落就衰老。”[23] 梁简文帝《梅花赋》云：“寒圭变节，冬灰徙篇。”[24] 陶宗仪《立春次韵》：“候灰浮动轻于雪，腊酒倾来白似银。”[25] 与“葭灰”相关之词，真乃文人笔下的常客，时时流诸他们的笔端，不仅令我们体察到文字的精微之变，更能一探古人的幽隐之情。

参考文献

1 ［清］戴成芬．榕城岁时记 [M]// 张智．中国风土志丛刊，第 56 册．扬州：广陵书社，2003：64-66

2 ［汉］许慎．说文解字 [M]．北京：中华书局，1963：26

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3016

4 ［明］张介宾．类经附翼 [M]．明天启四年（1624）刻本：卷二

5 王玉民．候气术——古人观念中天地人之纽带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8-11

6 ［唐］白居易．白香山诗集 [M]．上海：世界书局，1935：75-76

7 ［宋］陆游．陆游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6：122

8 ［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 [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367

9 王畅江．笛膜：竹笛的第二生命 [J]．黄河之声，2016(21)：114

10 王士菁．杜诗今注 [M]．成都：巴蜀书社，1999：729

11 ［唐］韩愈．韩昌黎集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4

12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60：8031

13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60：7789

14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 [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7227

15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60：4399

16 ［宋］史绳祖．学斋占毕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62-63

17 唐圭璋．全宋词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515

18 ［元］陈高．陈高集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10

19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27

20 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 [M]．合肥：黄山书社，1999：4852

21 ［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M]．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97

22 ［北周］庾信．庾子山集注 [M]．［清］倪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792

23 ［南朝宋］鲍照．鲍参军集注 [M]．钱仲联，增补集说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9

24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58：2997

25 ［元］陶宗仪．陶宗仪集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86

作者简介

颜晨馨，馆员，任职于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与古籍整理。

（来稿日期：2019-10-25 责编：魏建华）